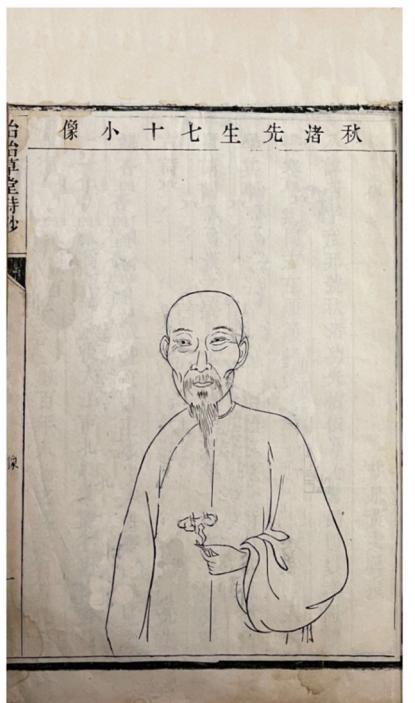


## 海陵旧话

## 再说栟茶诗人于泗(中)

□徐继康



难道时间真的就这么残忍，吞噬真相，让我们再也无法一睹诗人生平？幸好，在诗集的最后，附有《怡怡草堂编年诗》。于泗在他七十岁那年，将他认为生平最重要的事情，按时间顺序分为三十题，分别赋以五绝一首，诗前置有短序，概述缘由。正如石兰所说：“及编年三十咏，每题注一小序，大雅绝伦，因悉其生平，酸咸备历，而性情之潇洒，践履之笃实，兼而有之。”诗人用他特有的方式，概括了他的一生。

第一首为《失怙志恸》，序中云：“先严见背时，余十龄。”于泗生于何年，集中并无记载。但从《编年诗》最后一首《生朝辞客》序中“丁丑八月十日，贱辰七十”的记述，可以推断他生于乾隆十三年（1748），这与我在《栟茶诗人于泗》中的推算完全一致。于泗岁时，他的父亲于慎斋就去世了。“黄檗本不甘，叶苦从根起。”他回忆说，这一生的忧患，皆由此而起。

于泗垂髫之年，即随李垣远读。这位李夫子十分器重之，夸赞这位少年弟子说：“斯儿如初生之虎，英气逼人。”这句激励的话，让于泗温暖了一辈子。到了晚上，母亲顾氏一边做着针线活，一边督促于泗夜读，每以一根檀香为度。于泗读书是极为认真的，直到身体发生警告，才稍有松懈。黄文旸在传中记述：“读书寒暑无间，志在宣扬，迨吐血数升，难进取，援例入太学。”家里人怕他身体吃不消，就帮他捐了个监生。于家原有“芝瑞堂”，兄弟们

都在这里读书，晨夕相依，大家在一起很开心，于泗的大哥于沼就改堂名为“怡怡草堂”。兄友弟恭，声名远扬，一时间，许多人慕名来访，把他们比喻为汉代的姜肱兄弟。

于泗这药碗，一端经年。这期间，他一编在手，沉迷诗歌，凡名家诗集，无不博览穷究。他的诗歌越来越好，一诗甫出，就有人传抄点赞。于泗成了诗坛冉冉上升的新秀，开始有目光追逐着他。

乾隆三十三年（1768）二月，二十一岁的于泗去了一趟西场，在仲氏古树园，有一个七十二岁的老者读了他的诗，不由仰天长叹：“自怜老去成何事，转向春风妒少年。”于泗的诗，好得让他嫉妒。这个老者，正是以诗游江淮、大名鼎鼎的山阴胡西垞。袁枚称胡西垞素行诡激，卢雅雨见诗往拜，仲家也因为他的怂恿购买《国朝天下名士诗观》而家道中落。虽然胡老先生一辈子充满诡异，但他对于泗的赠诗，却无疑是琪花瑶草，让于泗对诗歌更是如痴如醉。此次古树园之行，于泗名声大振，后来有一位读书于古树园的年轻人，从小听这个故事长大，对他十分敬仰。这个人就是比他小十岁的石兰。石兰每从如皋名士黄理那里读到于泗的诗，总是把玩不能释手，后来在有事去栟茶缪海田家中时，才登门拜访了心中偶像。两人相见恨晚，交往益密，石兰自称门人，其实两人亦师亦友。嘉庆十四年（1809）十月，赵怀玉刚到达石港不久，于泗就请石兰前往为其母亲顾氏乞诗。四年后，石兰就馆南沙，两人更是朝夕过从。于泗七十岁

时，特请石兰为诗集作跋，两人交情绝非一般。

于泗从年轻时就喜欢交朋友，他第一次结诗社，还是在弱冠读书之时。那时同里的徐六皆有个读书处，名“红藕山庄”，于泗便同陆筱楼、张晴江、缪巢松等人山庄寻盟，结社于此。以缪巢松年龄最大，推为社长，大家把所作的诗文还汇录成集。二十三岁时，于泗参加了一次更大的诗坛雅集。那一年三月在扬州，常熟诗人许红桥招他过竹西亭，补赋修禊诗，同游者有于一川、解杏园、官霜桥、徐荔村等十七人，都是名噪一时的诗人。那时候，大家都青春年少，风华正茂，诗句就在奔涌不息的荷尔蒙之间打马如飞。

于泗的诗名越来越响，交游圈也越来越广。他不仅与本地周边的知名文士如徐生庵、朱石甫、黄楚桥、黄良男、冒芥原、熊澄仙、袁啸竹、薛晴浦、姚古凤、石芸亭、吴石林、姜晴轩、蔡煦堂、凌书峰、袁青麟、张兰舟、丁熙庄、江渚民、沈介庵、范清泉、沈子岚、汤懋斋、徐小畹、钱西庄、钱箬龄、李剑浦、李郁斋、徐载阳、徐东寅、郑力籽、徐南楼、胡西香、古芸上人、照纯上人等人经常往来，与一些海内名家也是时相唱和。在《怡怡草堂诗存》中，就有《寄酬阮芸台宗伯》《闺词呈袁简斋太史》《寄金棕亭先生》《寄阮梅叔》等诗，说明他与阮元、袁枚、金兆燕、阮亨都有交往。其实远不止这些，比如赵怀玉、李斗、孙乔年、凌霄、朱荣堂、邵文鸿等等，今天都有与于泗交往的诗文存世，只是在诗集中没有体现罢了。于泗乃一介布

衣，偏处海隅，但他的影响力，已经远远超越了地界范围。黄文旸在《于泗传》中写道：

故诗一出，乡先生解杏园、官霜桥诸名辈暨京口王梦楼、茅畊亭阁学见之，一一折服，推为矩手，厥后大江南北驰名，每待公句为压卷，觉茗海数百年人物之盛，未有若此彪炳骚坛、荟腾艺苑者也。

茅畊亭即茅元铭，丹徒人，乾隆三十七年进士，官至礼部侍郎，他学问渊博，精通诗赋，是当时的极负盛名的大名士。于泗的母亲顾氏曾因到股疗姑而成为当地有名的孝妇，乾隆四十三年（1778）六月她去世后，于泗向诗坛名家征诗纪孝，一时间，四方名作如林，于泗将这些诗汇编成帙，命名为《纪孝录》，而给这本诗册写序的，就是茅元铭。

王梦楼，是名气比茅元铭还大的王文治，也是丹徒人。王文治致仕后游扬州，恰好这个时候，于泗也在扬州，他以诗谒见，请求指点诗法。王文治说：“近人诗或重格律，或主性情，毛疵百出，必脱化格律，流露性情，方臻佳境。”于泗回来后，思之洵然，认为梦楼先生说得太对了。在这本诗集中，正好有他一首《接王梦楼夫子手书感赋》：

雪里柴关久未开，惊传尺素隔江来。已拼冻萼无心放，讵料春风着意催。斥鵠端渐丹六羽，焦桐终负峄阳材。八行不尽吹嘘意，反复灯前读几回。

确实非常的性情。能够想见于泗在写这首诗时，估计满脑子都是“脱化格律，流露性情”这几个字。可以肯定的是，他做到了。

## 革命烽火

新四军收编海匪  
南黄海匪患铲除

□程太和

民国16年（1927），军阀孙传芳“五省联军”溃兵过境后，留下一批散兵游勇聚啸海上。南黄海栟茶、弶港、吴家墩、苦水洋、小海、浒零一带首当其冲，匪众时常拦截商船，并经常登陆绑架勒索。如民国17年（1928）7月，栟茶区浒零镇所有商店均被海匪劫掠一空。同年10月28日，栟茶海面聚集匪船40多艘，有匪众数百人，登陆包围堤南、堤北等乡，盘踞达五六天之久，被洗劫的有400多家，损失计4万元以上。后经东台、如皋两县警察大队全力会剿，白天匪众上船逃逸，夜晚又复登陆，形成兵来匪去、东剿西窜的混乱局面。地方上既怕匪众蹂躏，又穷于应付剿匪警察的巨大开支，人民群众不堪其苦。

民国18年（1929），海匪潘开渠集聚匪众，经常在栟茶一带海面和陆上劫掠。栟茶地方保卫团，实力单薄，不敢与之公开对抗，仅将当地通匪的赵四傍子抓获枪决。但潘匪无动于衷，扬言要血洗栟茶。据陆頤《启东往事录》一书所载：匪首潘开渠系灌云县人，在南黄海一带赫赫有名。兄弟四人，他排行最小，人称“小老爷”。他青年时代就从军，自称是李明扬部，以后下海为盗，拥有匪众三四百人，流窜于浙江、太湖、浒浦及苏北沿海。以后有其他匪徒加入，扩至600余人。民国16年（1927）10月9日，潘部率海船数十艘，悬“五色旗”，由小黑沙开抵彭家套一带海面，先向岸上开炮示威，旋即登陆，盘踞吕四三甲镇永庆寺，声威日盛。各路海匪都来归附，竟扩展到1300多人。此时，潘部由盐阜帮、南通帮、太湖帮、嵊泗帮、叛军帮等六股人马组成，所有人马全部按军队编制组成，司令潘开渠，参谋长董仲勋。董仲勋是潘开渠于民国17年（1928）4月千方百计聘来的大军师，是个文武全才之人。曾参加过同盟会，与黄兴共过事，是个怀才不遇的人物。他治军严厉，潘部官兵莫不望而生畏。潘匪经费来源，主要依靠发“旗”收保护费。凡出海渔船、商船，都要领旗一面。大中小船只分成甲、乙、丙三等，甲等每船交旗费50元，乙等40元，丙等30元。旗为三角形，上书“潘”字，分红、黄、白三色，盖有“江浙水上司令部”大印。每旗以4个月为一期，到期必换，否则要受处罚。其次是依靠绑票和抢劫商船。潘匪在栟茶一带横行霸道，栟茶地方行政局长蔡达（字观明）见形势危急，向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七旅旅长李奇求救，李从如皋派出大批部队开到栟茶，匪众才仓皇逃去。当年8月，潘匪再度在弶港登陆，占领芭斗山、蹲门口为据点，窜扰潘家港、小海等集镇，抢掠了泰源公司、大赉公司，洗劫了一仓库，绑架了商民。1个月后，由省、县警察大队，水上公安队联合围剿，匪患才趋平息。据《栟茶史料》记载，栟茶一地每年追剿海匪的费用达13000余元。

民国19年（1930）至民国29年（1940）仍经常有匪众在启东、海门、南通、如东、东台沿海海面及沿海乡镇烧杀抢掠。直至民国30年（1941）新四军派部队出海剿匪，并收编改造了海匪孙二虎（又名孙仲明，新四军收编后任海防纵队二团长、纵队参谋长等职）、陆洲舫等部，建立起新四军海防纵队，驻守沿海，防治盗匪，才从根本上消除了匪患。

## 铁闻掌故

## 胡芝乡地名演变时间小考

□彭伟

如皋历史上，曾有多个以烈士命名的地名。胡芝（1920—1947）为南通人，但是长期在如皋革命，最后又在如皋牺牲。于是，胡芝牺牲后，如皋人民为了纪念烈士，将他生前工作的度军分区大洋乡，更名为胡芝乡。胡芝乡何时成立？如何演变呢？

笔者在《胡芝烈士往事》中看

见：1948年3月，为纪念胡芝烈士，中共如皋县委将大洋乡更名为胡芝乡。1957年，胡芝乡与其他几个乡合并为场北乡。2001年，场北乡并入磨头镇。

不过《中国政区大典·江苏篇·南通卷》（182页）记述，与上文颇有出入：

场北乡，如皋市管辖乡。1950年为纪念胡芝烈士称胡芝乡。1957年塘湾乡并入，1958年改为公社，1964年更名场北公社，1984年改乡……辖场西、钱岱、陈家园、大洋……18个村委会。

《中国政区大典·江苏篇·南通卷》所述大洋村，即是更名成为胡芝乡的大洋乡。至于胡芝乡的成立时间，是1948年，还是1950年呢？答案肯定是1948年3月。翻阅如皋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收藏的老报纸（复印件），1948年3月28日，《如皋大众》第2版头条刊出署名“东”的记者撰写的消息《永不忘人民功臣，十二乡荣称烈士英名》：为了纪念烈士，经专署批准，如皋县政府决定把石庄区改为何正区，白蒲区文庄乡

改为石琳区……渡（度）军井区大洋乡改为胡芝乡。

有《如皋大众》为证，胡芝乡建于1948年，不是1950年，初期管辖区域为大洋乡。至于《胡芝烈士往事》中认为胡芝乡于1957年更名场北乡，应当不准确。笔者走访了石太原老人。他从小在场北乡长大，据他回忆，1958年，几个乡合并，成立胡芝公社。约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，磨头建造机场前后，胡芝公社才改名场北。为此，笔者翻阅了《如皋地名录·胡芝公社》：该乡距离县城11.6公里，南与场南交界，北与何庄、加力相邻，西是常青，东是磨头、大明。1958年，胡芝、大洋、大石、唐（塘）湾、石塘五个乡以及章王等乡的部分区域，组成胡芝公社，以

纪念革命烈士胡芝。1964年更名场北公社，1983年改为场北乡。

结合石太原的回忆，以及《如皋地名录·胡芝公社》的记载，《胡芝烈士往事》记述有误，准确表述应该是：1957年胡芝乡仍然存在，1958年重组，更名胡芝公社，直到1964年才更名场北公社。胡芝烈士的名字，被如皋人民用于地名，前后长达16年。

厘清胡芝乡、胡芝公社的历史，不仅是在研究如皋地名的演变，更是缅怀烈士的需要。诚然，胡芝烈士早已牺牲，胡芝乡、胡芝公社，早已更名，但无论是作为烈士，还是地名，胡芝二字都是如皋人民耳熟能详的。胡芝烈士的英勇事迹，及一心为党、不惧牺牲的优秀品质，将传承给一代又一代如皋人！